

文白对照全译本

管仲

致富妙典

上

孔泽人◎编译

经国五典



北京燕山出版社

管仲

致富妙典

经国五典

上

孔泽人◎编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序

郭沫若说：“《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之总汇。”而其中有关经济的论述，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千古名言，就出自管仲之口，首见《管子》《牧民》篇。

管子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的宰相，在他任内，齐国达到了鼎盛时期。

管子认为，为人君者，必须首先注意发展一国经济，然后才能务及其它事情。因为一个物质富裕的国家，百姓不论远近都会迟早来归；而发达先进的国家，百姓是不会逃离的。

同时，他认为，只要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百姓就会懂得礼义廉耻，道德水准就会自然提高。所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立国之本。

因此，管子的经济思想在诸子百家之中是首屈一指的。而管子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兴农而重商。

管子是商人出身的大政治家，他对商贸意义有深刻的认识，对经商致富有成套的经验。

管子说：“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市也者，劝也；劝也者，所以起本事也。”这就是说，市场繁荣了经济，商业促进了农业。

他又说：“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这就是说，货币在商品流通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管子还深有体会地指出：“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不远千里”；“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由于主观上商人唯利是图，所以客观上促进了事业的发展。

管子不仅重视国内的商品流通，而且重视诸侯国之间的商品贸易。

首先，他主张废除关卡，货畅其流。他说：“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国家宣布免征关税，允许外商自由出入。

其次，他倡导建立客舍，方便商贾。据《管子》记载，齐国曾经专设

“有司”，负责外商事宜。并且规定，每三十里设一个驿站，“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就是说，有一乘（四马一车）的商人，免费用餐；三乘的商人，不仅免费用餐，而且供应马料；五乘的商人，除免费用餐、供应马料之外，还要配备五位侍从。这些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一时间，来齐客商，不绝于途，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形成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因此大来天下之财”的繁荣局面。

所以，《管子》一书以大量篇章论述商品、货币、市场乃至外贸问题，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绝无仅有的。

《管子》一书，简篇错乱，词义古奥，素称难读。为免除古文障碍，径汲前人智慧，特译全文，以飨读者。

目 录

牧民第一	(1)	君臣下第二十五	(161)
形势第二	(5)	小称第二十六	(171)
权修第三	(9)	四称第二十七	(176)
立政第四	(16)	侈靡第二十八	(179)
乘马第五	(24)	心术上第二十九	(196)
七法第六	(32)	心术下第三十	(203)
版法第七	(39)	白心第三十一	(207)
五辅第八	(41)	水地第三十二	(213)
八观第九	(48)	正篇第三十三	(217)
法禁第十	(56)	九变第三十四	(219)
重令第十一	(61)	任法第三十五	(220)
法法第十二	(67)	明法第三十六	(227)
兵法第十三	(80)	正世第三十七	(229)
大匡第十四	(85)	治国第三十八	(233)
中匡第十五	(101)	内业第三十九	(237)
小匡第十六	(105)	封禅第四十	(244)
霸形第十七	(122)	小问第四十一	(245)
霸言第十八	(128)	七臣七主第四十二	(255)
问篇第十九	(135)	禁藏第四十三	(263)
戒篇第二十	(140)	入国第四十四	(272)
地图第二十一	(147)	九守第四十五	(275)
参患第二十二	(148)	桓公问第四十六	(278)
制分第二十三	(150)	度地第四十七	(279)
君臣上第二十四	(152)	地员第四十八	(285)

弟子职第四十九	(291)	山国轨第五十九	(372)
形势解第五十	(295)	山权数第六十	(378)
立政九败解第五十一	(325)	山至数第六十一	(386)
版法解第五十二	(329)	地数第六十二	(395)
明法解第五十三	(339)	揆度第六十三	(401)
臣乘马第五十四	(355)	国准第六十四	(410)
乘马数第五十五	(357)	轻重甲第六十五	(412)
事语第五十六	(360)	轻重乙第六十六	(427)
海王第五十七	(362)	轻重丁第六十七	(437)
国蓄第五十八	(365)	轻重戊第六十八	(448)

牧民第一

【篇旨】

牧民，意即治理人民。

本篇道出了“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千古名言，这也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管子认为，只有“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才能“食足”“国安”“民富”。

【译文】

一

凡是拥有土地统治百姓的君主，必须按季节搞好农业生产，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雄厚，远方之人就会归附；荒地开发垦植，百姓才能安居；粮食满仓，百姓才能遵守礼节；吃穿充裕，百姓才能懂得荣辱；君主谨守法度，亲情才能巩固；“四维”（礼、义、廉、耻）发扬，政令才能贯彻执行。

所以，少用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政权的准则，在于整饬“四维”；控制百姓的要领，在于崇敬鬼神、祭祀山川、供奉祖先和尊敬宗臣。

不按季节搞生产，就无从增长财富；不重视土地开发利用，就没有充足的粮食；田野荒芜废弃，百姓就会流离失所；君主敛取无度，百姓就要越轨犯上；不能禁止奢侈，百姓就会触犯法律；不杜绝田野荒芜和敛取无度这两条祸根，刑罚就将频繁动用；不尊崇鬼神，粗鄙小民就不信君主；不祭祀山川，就无法颁行威严政令；不敬奉祖先，百姓就会犯上作乱；不尊敬宗臣，孝悌就难完备；“四维”不得发扬，国家就要灭亡。

二

治国纲领有四条，废弃其中一条国家就不安，废弃两条就会发生危机，废弃三条就将被颠覆，废弃四条就要彻底倒台。

不安稳还可矫正，危机还可挽救，颠覆还可重建，彻底倒台就再没有恢复的办法了。

这四条纲领是什么？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

遵守礼，就不会违法乱纪；知晓义，就不会越轨钻营；做到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懂得耻，就不会去干坏事。

由此可见，不违法乱纪，君位就会稳固；不越轨钻营，百姓就无法行骗；不掩饰过错，品行自然端正；不干坏事，邪道就不会滋生。

三

政令畅行无阻，是由于它符合百姓意愿；政令不得推行，是由于它违背

百姓意愿。

百姓厌恶忧苦劳累，君主就应使他们愉快安逸；百姓厌恶贫困卑贱，君主就应使他们富裕尊贵；百姓厌恶危险祸患，君主就应使他们安全幸福；百姓厌恶死亡绝后，君主就应使他们生存繁衍。君主倘若能使百姓愉快安逸，他们就会为君主承受忧苦劳累；能使百姓富裕尊贵，他们就会为君主忍受贫困卑贱；能使百姓安全幸福，他们就会为君主分担危险祸患；能使百姓生存繁衍，他们就会为君主甘愿死亡绝后。

单靠刑罚不足以使百姓畏惧，单靠杀戮不足以使百姓心服。

刑罚苛繁而百姓并不畏惧，政令就无法推行；杀戮虽多而百姓并不心服，君位就不稳固。所以，满足百姓上述四种欲望，远方之人就会前来归附；强加于百姓四种厌恶之事，即使亲近之人也会叛离。

由此可见，“给予是为索取”这一道理，是治国的宝贵经验。

四

把国家奠定在安稳牢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仓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中，把政令置于流水般的源头上，把百姓安排在互不争夺的行业内，向人们指明犯罪是必死之路，向人们敞开有功必赏之门，不要去做徒劳无益的事情，不要强求无法得到的东西，不要停留在不可久呆的地方，不要从事无法挽回的活动。

所谓把国家奠定在安稳牢固的基础上，就是要让有道德的人执掌政权；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生产粮食；所谓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中，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置于流水般的源头上，就是要使政令顺应民心；所谓把百姓安排在互不争夺的行业内，就是要他们从事各自擅长的职业；所谓向人们指明犯罪是必死之路，就是要对犯罪者处以严刑；所谓向人们敞开有功必赏之门，就是要对有功者加以奖赏；所谓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就是要估量可供驱使的民力；所谓不强求无法得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迫使百姓干他们所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停留在不可久呆的地方，就是不贪图眼前一时的利益；所谓不从事无法挽回的活动，就是不欺骗百姓。

所以，让有道德的人执掌政权，国家就能安定；努力生产粮食，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百姓就会富裕；政令顺应人心，严厉也能推行；使百姓从事各自擅长的职业，器用就会丰富；严刑峻法，百姓就不敢干坏事；奖赏兑现，百姓就不怕死难；估量民力行事，就事无不成；不迫使百姓干所厌恶的事情，作假行为就不会滋生；不贪图眼前利益，百姓就没有怨恨之心；不欺骗百姓，百姓就会拥戴君主。

五

用治家的办法治理乡，乡不可能治理好；用治乡的办法治理国，国不可

能治理好；用治国的办法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理好。

应该用治家的办法治理家，用治乡的办法治理乡，用治国的办法治理国，用治天下的办法治理天下。

不要因为不是同族，就关系疏远而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因为不是同乡，就关系疏远而不采纳他们的办法；不要因为不是同国，就关系疏远而不遵从他们的主张。

胸怀要像天地覆载万物那样宽广，有什么偏私偏爱？眼光要像日月普照一切那样明亮，这才是做君主的准则！

驾驭百姓的要领，在于君主重视什么；引导百姓的门路，在于君主提倡什么；号召百姓的途径，在于君主好恶什么。

所以，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也想得到，君主爱吃的美食臣下也想品尝，君主喜欢的服饰臣下也想穿戴，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也想躲避。

不要掩饰你的过错，不要改变你的法度，否则贤德之人就不会相助。

在室内讲话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在堂上讲话要使在场的人都能听清，开诚布公，无所隐伏，这就叫做圣明的君主。

城墙濠沟，不一定能坚守；器锐兵强，不一定能应敌；地广财富，不一定能吸引民众。

只有通晓治国之道的君主，才能防患于未然，因而不致发生祸患。

天下不怕没有贤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富，怕的是没有人去管理它们。

因此，能洞察时势的人可任命他做官；不营私的人可安排他掌权；既能深刻洞察时势、正确使用物力，又能善于用人的人，就可尊奉他作君主。

迟钝的人落后于事物的变化，吝啬的人会丧失自己的亲近，信任恶劣的人会失去有才能的人。

【原文】

一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

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荒，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二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会，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三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民恶化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

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四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五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

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

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

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

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

缓者后于事，郤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形势第二

【篇旨】

形势，是指事物的发展趋势。

本篇从山川自然谈到人生社会，认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都有既定的发展规律，因此行事必须符合天道，治国必须顺应民心。

【译文】

一

山高而不崩颓，百姓就会烹羊设祭；渊深而不枯竭，百姓就会投玉求神。

天不改变它的常规，地不改变它的法则，四季不改变它的节令，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蛟龙只有入渊得水，才可立为神物；虎豹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仗恃雄威。

风雨没有定向，谁也不会怨怒。位高的人发号施令，位低的人忘掉卑贱，长寿、短命、贫穷、富有等等，都非无因而至。

臣下能执行命令，是由于君主威严；臣下能接受训示，是由于君臣名分。

君主不亲自过问，百姓自会做事；手执祭器不言语，朝政自会修明。

天鹅发出动听之音，人们自会齐声赞美；西周人材济济，殷民自被感化。

然而，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就不要听从；对于燕雀聚集的小事，行道者不屑一顾。

用牛羊玉器供奉鬼神，不一定得鬼神佑助；只要君主根基稳固，何必使用珍贵祭物？

后羿的箭功，不在射箭的动作；造父的车技，不在驾车的技巧，奚仲的巧妙，也不在木头的砍削。

招揽远方的人，单靠使者毫无用处；亲近国内的人，光说空话无济于事。

只有内心行德的君主，才能独得治国的功效。

二

平原低坡，怎能算作高？大山浅沟，怎能算作深？

专挑好人毛病、专讲坏人好话的人，不能委以重任。

谋划远大的人，可以同他共图大事；才智超群的人，可以同他合力治国。

但是，对于那种只图速效而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走了就不要再召他回来。

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影响也就深远；村具伟大的人，会得众人信赖；想要民众感怀自己，定要行德而不厌。

不应得而求必得的事情，是靠不住的；不应承诺而承诺的言语，是信不得的。

但是谨小慎微也不能成就大事，就好比挑拣食物不能使身体肥胖一样。

不放弃以上这些信条，就能与天地媲美了。

从三仞高崖跳下，人是很难做到的，但猴子却毫不在乎地跳下喝水。

所以说，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乃是行事的祸患。

三

虽不到野外跑路，也不可把马丢掉。能够做到给人好处而不向人索取报酬，就同天地一样伟大。

懒惰的人总是拖沓落后，勤奋的人总是办事神速。就好比，办事神速的人已经进入室内，拖沓落后的人还在门外，进入室内的可以从容不迫，还在门外的必将疲惫不堪。

所以，黎明时怠惰，日暮时就要遭殃；早上忘掉应做的事情，晚上就无成绩可言。

一个人邪气侵入体内，正色就要衰退。

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下当然就不像臣下；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

君主不按身份行事，臣下就不会遵守法度。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推行。

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官吏就不严肃。君主的举动不合礼，政策法规就难贯彻。

一方面关怀臣民，一方面又有威严，君道才算完备。

君主不能使臣民安乐，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使臣民繁育，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牺牲；君主给予不能兑现，臣民也就不会全力以赴。

四

关于“道”的理论是统一的，而运用方式则有所不同。

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家，他便是治家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乡，他便是治乡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国，他便是治国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天下，他便是治天下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使万物各得其所，那就和天地一样伟大了。

失道者，百姓不肯投奔；得道者，百姓不肯离去。

道之所在，自身就应与之同化。

凡是始终保持强盛的，都因为顺从天道；凡是能够安然存在的，都因为顺应民心。

违背天道，虽然暂时丰满，最终也必定枯竭；上下不和，虽然暂时安定，归终也必定危亡。

想要统一天下但却违背天道，天下就不能被他统一。

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即使成功也不能持守。

已经得道的，往往不觉自身是怎样获得的；已经成功的，往往不觉道是怎样离开的。

隐藏严实而无形体。这就是“天道”。

对当今有怀疑，则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则可以查阅历史。

万事的本性，内容虽有不同，但总是同归一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五

用新木做房柱而房倒坍，谁也不怨木材；小孩子把屋瓦拆下来，慈母就会打棍子。

顺天道去做，远者都会亲附；事起于人为，近亲也会生怨。

万物之于人，是没有远近新疏之分的。灵巧的人用起来就有余，笨拙的人用起来就不足。

顺天道去做，天就佑助他；逆天道去做，天就背弃他。

天之所助，弱小可以变得强大；天之所弃，成功可以变为失败。

顺应天道的就能得其成效，违背天道的就要招致灾祸，而无可挽救。

乌鸦般的交谊，看来友善，其实并不亲密；不重合的绳结，即使牢固，也定能解开。

所以，道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贵在慎重。

不要结交不可靠的人，不要强制力不胜任的人，不要告知不明事理的人。结交不可靠的人、强制力不胜任的人、告知不明事理的人，就叫作劳而无功。

表面显示友好的朋友，也就近于不亲密了；表面显示亲密的友谊，也就近于不友好了；表面显示慷慨的恩赐，也就近于不得所报了。

只有内心认真行德，四面八方才会归附。

独断专横的国家，必然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生；独断专横国家的君主，必然卑鄙而没有威望。这就好比私定婚姻的女人，一定名声不好而没有信誉。

但对于未见就令人亲近的君主，应该去投奔；对于久别而令人难忘的君主，应该来辅佐。

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是不会变的；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是不会变的。

说起话来，那种只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错话，君主就不应该说；做起事

来，那种只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错事，君主就不应该做。凡是那些不可再说的言论和不可再做的事情，都是君主所应禁忌的。

【原文】

一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矣。

天下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飞蓬之间，不在所宾；燕雀之集，道行不顾。牺牲圭璧，不足以飧鬼神。主功有素，宝币奚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斩削也。

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

二

平原之陞，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皆聿之人，勿与任大。

诟巨者可与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欲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饕者不肥体。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也。

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猴饮焉。

故曰，代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三

不行其野，不违其马。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怠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疑神者在内，不及者在门。在内者将假，在门者将待。曙戒勿怠，后稷逢殃。朝忘其事，少失其功。邪气入内，正色乃衰。

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予。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四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

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五

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乌鸟之狡，虽善不亲；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见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所归，心行者也。

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权修第三

【篇旨】

权修，就是巩固政权。

本篇认为，开垦荒地，扩张农田，发展生产，关系到百姓贫富、兵力强弱、国家安危；为此必须轻徭薄赋、爱惜民力、反对奢靡。

【译文】

一

万乘之国，军中不能没有统帅；国土辽阔，地万不能没有官吏；百姓众多，管理不能没有长官；掌握百姓命运，朝廷不能没有政令。

二

土地广阔而国家贫穷，是由于荒地尚未开垦；人口众多而军队衰弱，是由于百姓缺乏志向。

奢侈不禁止，荒地就得不到开垦；赏罚不兑现，百姓就没有奋斗目标。

荒地不得开垦，百姓没有奋斗目标，对外就不能抵御敌人，对内就不能固守国土。

所以说，徒有“万乘之国”的虚名，却无“千乘之国”的实际，要想不被削弱，是不可能的。

三

荒地开垦而国家仍然贫穷，原因在于君主船车奢华、宫室广布；赏罚兑现而兵力仍然薄弱，原因在于君主轻易兴师动众，过度役使民力。

船车奢华、宫室广布，定将导致赋税繁重；轻易兴师动众、过度役使百姓，势必造成民力枯竭。

赋税繁重会使百姓埋怨朝廷，民力枯竭会使政令无法推行。百姓怨恨朝廷，政令无法推行，而侈望敌国不图谋自己，是不可能的。

四

想要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慎重运用国力；想要治理本国的人，必须慎重役使百姓；想要治理百姓的人，必须做到不耗民力。

君主无法养活百姓，他们就会流失而不可遏止；无法治理百姓，他们即使留下也不听使唤。

来自别国的人之所以愿意留下就是因为有东西养活他们；百姓众多之所以能一致行动，就是因为有办法控制他们。

君主见到了好事，要用赏赐以示鼓励；见到了坏事，要用刑罚以示反对。君主对见到的好事、坏事能做到赏、罚分明，那么即使见不到而谁还敢干坏事呢？

如果见到好事不用赏赐表示鼓励，见到的好事、坏事不能赏、罚分明，那么指望见不到的人们都按君主意愿行事，是办不到的。

君主对百姓多施恩惠，就完全可以亲近他们；对百姓讲清是非礼仪，就完全可以教化他们；君主要以身作则，做他们的表率，要申明法度对他们进行控制，要任命乡师对他们进行教导。

然后，再用法令来约束，用奖赏来鼓励，用刑罚来震慑。这样，百姓都会乐做善事，暴乱行为自然不会发生。

五

土地出产有时令的限制，百姓出力有疲惫的时候，而君主的贪欲却是没有止境的。

以有时令限制的财富和会疲惫的劳力，来供养贪欲无穷的君主，而且在财富、人力和君主需求之间又没有一个限度，君主和百姓就会相互仇视，于是就有巨弑君、子杀父的现象发生。

所以，对百姓征敛有限度，花费有节制，国家虽小也能安定；对百姓征

敛没限度，花费又无节制，国家虽大也必然危亡。

六

有土地而不加开垦，不能算作自己的土地；有百姓而未能治理，不能算作自己的百姓。

凡君主，对按功绩确定俸禄不可不慎：功劳大的得到俸禄就多，功劳小的得到俸禄就少，没有功劳的就不能拿俸禄。

如果有功绩而得不到俸禄，百姓便会与君主离心离德；功绩大而得到的俸禄少，百姓便不愿尽力效劳；功绩小而得到的俸禄多，百姓便会弄虚作假；没有功绩而白拿俸禄，百姓便会贪图侥幸。

由于离心离德、不愿效劳、弄虚作假和贪图侥幸，建功立业就不可能，应敌作战也不顶用。

所以说，察明能力授以官职，按照等级给予俸禄，这是用人的关键。

七

农村与城镇互争劳力，私家与官府互争财货，粮食与货币互争贵贱，地方与朝廷互争权限。

田野不致荒芜，是因为把农业摆到了首位；府库无须积蓄，是因为财货贮藏在民间；市场货摊稀少，是因为农家自给自足；朝廷不须频召百官议事，是因为乡政发挥了分治作用。

因此，田野不荒芜，府库不积蓄，市场货摊不多，朝廷不常聚官议事，这就达到了治国的最高水平。

八

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所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可掌握的：了解他喜欢和厌恶什么，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观察他同什么样的人交往，就能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把握以上这两个方面，就可以根据人们的才能加以使用了。

九

保卫国土靠城邑，守护城邑靠武器，使用武器靠百姓，控制百姓靠粮食。

所以，不开垦土地，城邑就不能守固。

不能把自身管理好，怎么能要求管好家人？不能把家人管理好，怎么能要求管好乡里？不能把乡里管理好，怎么能要求管好一国？不能把一国管理好，怎么能要求管好天下？

天下以国家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以身作则是治理政事的根本。

所以，君主不重视农业，就无法禁止奢侈；不禁止奢侈，百姓就会贻误